



陪读

妈妈

悯

舟



陪读

妈妈

悯

舟

# 陪读

……多少从中国到新加坡来的陪读妈妈，开始都是一个念头来陪读，来做工，后来选择的却是飞快地找男人，飞快地嫁人。从前若丹不理解，现在她理解了。自己原来也是这么一个平庸平常的女人，怕穷怕孤单，怕一天到晚不停地搬家，怕买了电钻不会用，怕一个人抱着儿子上医院，怕深夜偷哭时摸着黑找不到毛巾，怕丢工作后会穷到吃鸡饭的钱也没有，怕有一天和儿子真的睡到大街上……

ISBN 981-4127-72-8



9 789814 127721



# 陪读 妈妈

悯舟

# 陪读妈妈

玲子传媒 ◇ 中国心6

作者◎ 悯舟  
发行人◎ 陈思齐  
总编辑◎ 林得楠  
执行编辑◎ 陈敏蓉  
助理编辑◎ 苏笛  
校阅◎ 林敏  
美术设计 / 制作◎ 林欢  
出版与发行企划◎ 陈文旭  
发行◎ 陈一贤 / 张君  
印务企划◎ 廖建雄  
法律顾问◎ 沈茂树律师

出版 / 发行◎ 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  
印刷◎ 玲子传媒印刷部  
地址◎ Blk 52 Kallang Bahru #04-17 Singapore 339335  
电话◎ 65-62935677  
传真◎ 65-62933575  
电邮◎ info@lingzi.com.sg  
网址◎ www.lingzi.com.sg

初版一刷◎ 2003年8月  
初版二刷◎ 2003年9月  
定价◎ 新币 12.00 元  
ISBN ◎ 981-4127-72-8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请寄回更换◇

Copyright © 2003 by **Lingzi Media Pte Ltd**

Printed in Singapore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of the copyright owner.

# 关于《陪读妈妈》

这个故事，是纪实小说，一定程度上，它也是一篇情感实录。

因为，故事中的许多人物、细节、心情是真的。

若丹的原型是我的一个福建老乡。

和我一样，若丹有一个儿子，我们离乡背井、抛家别业来新加坡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为了孩子，投奔新加坡的双语教育而来。

不同的是，我是举家迁来的。

头次见面，我们从孩子的功课聊起，关于在新加坡找学校难，辅导孩子的功课难，找好的补习老师难，话题滔滔不绝，一泻千里。

若丹告诉我，象我们这样的中国女人，为了孩子来新加坡的，很多。

负责办理她出国的那家中介公司，一年间办了990个陪读妈妈的签证。

她也是冲着那句“孩子轻松接受双语教育，妈妈轻松赚钱养活”的宣传标语而出国的。

来了之后，她发现，找工作不象中介告诉她的那么容易。

发现孩子进政府学校不像中介告诉她的那么容易。

若丹还告诉我，自己在新加坡当华文抄写员受骗的事，屋主在楼下问那些安哥肯不肯要她的事；也告诉我，有的陪读妈妈，带孩子打了数百通电话，跑过数十间学校，无法入学的事；告诉我中国家庭每年送子女出国留学的费用在100亿元以上。

我把若丹的话存在电脑里，我的电脑里存着许多这样的小说线索。之前，我和30多个陪读妈妈交谈过，但打过许多次腹稿，一直无从落笔。那天，我心目中的女主人公形象因眼前这个漂亮健谈的女人一下子得以圆融饱满起来，我喜欢这个秀雅有韵致的女人，纤细，高挑，白；我喜欢她说话的风格，感性，知性，又带一点点的泼，她符合了我对女主人公的想像和女性美的向往。

最初，我以为若丹的故事是一篇短篇小说的素材，写着写着，若丹假离婚了，真婚变了，情殇了，灰色的情节一环扣着一环，这篇关于陪读妈妈的故事，也越拉越长。因了一份特殊

的因缘际会，我和若丹后来成了朋友，我得以看见阳光下黑的酸楚的故事，得以听到陪读妈妈灵魂深处最真实最打动人心的喧哗，那些爱，那些痛，那些比火炽，比冰冷的东西震撼了我，我记录下了这些真实的声音，真实的故事。

在写作和采访中，我发现了一个很典型的现象。许多来新加坡的中国陪读妈妈，有半数以上在个人情感上都不是那么如意。体力上的透支劳作、物质和精神上双重的匮乏孤绝，换来的却常常是爱人不见了。我偏重写陪读妈妈在异邦处理情感问题的特性，务实的。当情爱变成了女人脚下切割自己的尖刀和利刃时，陪读妈妈的反应和新加坡女人不同，也和她们在中国时的不同。象蹙下河的人，身上驮着沉甸甸的担子，再痛的伤，连舔的时间也没有。至今，若丹的一句话仍让我振聋发聩，若丹说：“从前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些陪读妈妈，开始是一个念头为了孩子来新加坡陪读，后来选择的却是想赚钱，想拿PR，想飞快地嫁人？现在我理解了——因为她们也是普通的女人，平庸平常的女人，怕穷怕孤单，怕一天到晚不停地搬家，怕买了电钻不会用，怕深夜一个人抱孩子到医院，怕偷哭时摸着黑找不到毛巾，怕丢工作后会穷到吃鸡饭的钱也没有，怕有一天和小孩真的睡到大街上。”这句话，我一字不漏地把它们敲到了小说里。

我的另一个写作重点是向明，故事中的另一个主人公。

这个中国来的独生孩子，在国内时，是几个长辈宠着爱着



的小皇帝，但到了异乡，这个小小少年，他面临的冲击不仅是英语太难、钱太少，不仅是亲人的过分期盼，不仅是新加坡与中国完全不同的教育体制，还有很多我们大人出国前根本无法预计到的东西，我很怜惜这个腼腆内向的小孩。我希望用文中这个孩子的故事让越来越多富裕起来、有经济能力投奔国外先进教育的中国家长去思索这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有的人觉得出国留学好？为什么有的人觉得出国留学不好？为什么有人觉得榴莲香？为什么有人觉得榴莲臭？为什么有的人的天堂会是另一个人的地狱？来留学之前，我们是不是都要认真地多问几次自己：“钱带够了吗？做足心理准备了吗？”

快完稿时，我才把写小说的事告诉若丹，一直以来，我是瞒着她的，写小说的事，我不好意思说，不好意思告诉我的任何一个朋友。因为，这两年在新加坡写小说的中国人，太多了。

若丹听了我的话，意外的倒不是我的写作，她说：“为什么要选这样的一个题材呢？为什么要写陪读妈妈呢？”

若丹的道理是，她不愿意她的孩子知道自己的母亲曾是一个“按摩妈”，不愿意让她的学生知道自己是新加坡男人的情妇，在陪读妈妈负面新闻越来越多、某些人称陪读妈妈为“害群之妈”的今天，中国人不该来凑这趟热闹。

我说，看过我的文章，你的顾虑会解除，会明白我写作动因。

那次通话之后，我关了手机，在房间里一呆10多天，忙

文章的结尾，忙着在文字中打转纠缠。我想，这篇文章会告诉若丹，我写作，是为了像向明这样的孩子，像若丹这样的母亲。

为了让更多的陪读妈妈被了解，被接受；让更多的孩子，被关怀，被重视。

写好全文，打电话给若丹，非常意外地，若丹的手机关掉了。

怎么打都是空号。

朋友告诉我：“若丹回中国了。”

朋友不知道若丹回去的原因，不知道若丹会不会再来，我一时也无从知道。若丹的回国是出于无奈，无意间呼应了故事中的结尾？还是命运制造的又一次反高潮的收煞？

我渴望若丹有机会看到自己的故事，渴望越来越多的人看一看陪读妈妈的故事。

我相信，随着《陪读妈妈》的发表，若丹先前的疑虑，许多人对陪读妈妈的误解，会稀释、会消散。因为，任何人，听过陪读妈妈内心深处最孤单最无奈的诉说，都不能不深思；任何人，面对人类情感中最高尚、最美好、最真实的母爱，都不能不感动。

感谢玲子传媒，在人与人之间架起的这座桥梁。

闵舟

邮址：minzhou@singnet.com.sg

# 陪读妈妈

## 目录

第一章	一开始自己就错了方向了	11
第二章	从未想像过、从未经历过的生活	21
第三章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住这么破的房子？	33
第四章	犯了错误的儿子	45
第五章	离婚手续办得飞快	51
第六章	听到的都是别人中奖，而自己险些中奖	61
第七章	一切被打没了，他的 PR，她的 PR	73
第八章	再忙也不能马上撂掉的电话	83
第九章	三个人的头正好枕在老虎张开的血盆大口前	93
第十章	圆圈的强劲吸引	105
第十一章	痛儿子的痛，痛自己的痛	111
第十二章	不敢呻吟，不能倒下	119
第十三章	嫁人的念头就是在这种情形下闪过	129
第十四章	与眼前的繁华富庶隔了千万里之远	139
第十五章	另外的一扇窗	151
第十六章	每遇心事，梦到的都是弃绝的一幕	163
第十七章	没想到会是这么的不快乐	171
第十八章	不知自己何所自，不知自己何所往	185

# 第一章

后来问过人才知道——一开始自己就错了方向了。

这是若丹和儿子来新加坡的第一个早晨。迷路。遇见疯子。

若丹的妹夫张立却说：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迷路不奇怪，每一个到新加坡的中国人都有迷路的纪录；遇见疯子也不奇怪，新加坡每一百人中就有一个人是精神病患者，这里压力大，没准哪天他也需要接受精神辅导，所以高向明来狮城当小留学生一定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叶若丹的目光掠过窗前的那排火花树，树冠与她五层的窗口齐高，成簇的阳光喧闹地开在软绿柔黄的树叶间，开在乌鸦躁动的翅膀上。是个艳阳天。若丹化妆停当，从叶若琦家出发，带儿子高向明到语言学校报到。下了电梯，从公寓到地铁站要走15分钟。随处可见的遮光棚和绿阴的清凉使她职业化飞快整齐的脚步缓慢凌乱了一些。这个花园国家的每个细节都规划得很美，绿树耸天，芳草翳地，像把现代的建筑鬼斧神工地搬到未经破坏的原始森林一样，公寓和公寓之间隔着球场大小的绿地，到处是青葱茂密，是若丹在中国时没有见过的热带雨林树种。母子走进地铁站，上自动扶梯，进入车厢，若丹神色严肃地朝窗外的站台张望。是第一次来新加坡。第一次坐地铁。

要去的地方是一所语言学校。向明来新加坡读政府小学前，得先上半年的语言学校。出门前妹妹若琦反复交待过，到丹戎巴葛地铁站下车，过两个红绿灯就到学校所在的大厦，从上车的这一站算起，停6次就到了。

列车停停走走6次，站台上显出一个陌生的站名，不是丹戎巴葛。若丹求助地看了一下四周，车上全是新鲜的面孔，着蒙头的印度男人，披头巾的回教女生，将白皮肤晒成棕色的美国老太，还有更多的是与自己品种相似的华人。有的坐着，有的站着，有的瞌睡，有的看报。

若丹注意到身边坐着的一个男孩，20岁不到，穿着体面，样子斯文，拿着一个手表样的手机在讲电话。

9岁的小男人向明朝她咬了句耳根：“妈妈，你看，新加坡的电信实在先进，这么小的手机，还可以戴在手腕上。”儿子说完，那个男孩子主动地对他们长长地“哈喽”了一声，继续和朋友交谈。若丹连忙回了一句“哈喽”。新加坡人怎么都这么的热情有礼啊。从昨晚一下飞机若丹就深深地体会到了这一点。走在路上，不认识的人，也会微笑地向她点头。就连猫也与中国的不同，公寓楼下百步一遇

的猫，是敞开肚皮毫不设防地躺着，看见生人非但不躲，还冲她“妙妙妙”地叫了好几声。

那个男孩子讲的全是英文，人家才比向明大几岁呢，若丹竖起耳朵，一个字也听不懂，她对这个年轻的新加坡人真的佩服极了。

好不容易等他说完，若丹用坑坑疤疤的英语问他：“先生，可以告诉我丹戎巴葛地铁站在哪里吗？”

看来十几年前在专科学校学的英语没有白学，人家听懂了！她也听懂了男孩话里的两个词，“Follow me”，不就是“跟我来”吗？

她就这样跟着他，一路坐下去。心里有了底，人也从容多了。两旁的渊渊绿树轻快地流过铮亮的车窗，天空蓝是蓝，白是白，把新加坡当作一个国家，显小，把它当作一个城市，又太大了，坐了一个小时还不到站。

她正想问那个男孩子什么时候到达，男孩子突然用傲睨的眼神盯着车顶，拿起车资卡用华文说：“给我一架直升机，布什在等我。”

她又听他对手表说：“你妹妹很漂亮，但是人太坏了，前几天叫人揍我一顿，只因为我不肯告诉她明天万字票的头奖号。”

一个疯子。

她这才回过味来，窗外的热气呵了进来，若丹拉向明下了车。

现在，若丹开始后悔自己没让人陪着到语言学校报名。妹妹若琦正在坐月子，不能陪她，她又担心妹夫张立请假麻烦。原来和语言学校说好的，上午10点到校交钱，现在已经过12点了。若丹意识到自己迷路了，看身边的站牌，所标识的线路上根本找不到丹戎巴葛这一站，一行的站名全是英文，大部分她不懂它们的意思。她不想让儿子知道在这里她成了文盲，就装模作样地站了10分钟。向明倒不急，眼睛四下溜溜乱转，若丹决定从对面的地铁原路绕回去再说，可出了几次站后，她发现每个站台都毫无个性，整洁得跟广告美人似的让她过眼就忘，像刚才上来的地方，又不像刚才上来的地方。她急得在地铁站里打转，上下绕圈圈，最后连出发地目的地

的方向都分不清了。心正慌着，向明又一个劲地嚷“尿急”，若丹慌忙带他找卫生间。问到卫生间一律设在站台外，两人就一路小跑到出口处。这是正赶上了下班人潮，要排队刷卡出去，向明就说“不行了不行了”，将新买的中分裤尿个湿透。

后来问过人才知道——一开始自己就错了方向了。

这是若丹和儿子来新加坡的第一个早晨。迷路。遇见疯子。

若丹的妹夫张立却说：一点不奇怪。因为，迷路不奇怪，每一个到新加坡的中国人都有迷路的纪录；遇见疯子也不奇怪，新加坡每一百人中就有一个人是精神病患者，这里压力大，没准哪天他也需要接受精神辅导，所以高向明来狮城当小留学生一定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若丹把张立的话记在心里，分析斟酌了两天，理智告诉她，有三条理由，值得让向明坚持留在狮城。

首先，是因为新加坡的语言教育优势。这个华洋杂处的岛国，推行的是双语教育。几乎每个人都是语言专家，短短的一两句话甚至可以华印巫英四国语言一齐出动；若丹同事的男朋友，到这里留学一年，已经可以用英文写情诗，首首都“押韵”，和外国人说话像拉家常一样方便，入世后中国需要多少这样的人才啊。新加坡又有别于欧美，这里多数是华人，没有肤色和种族的歧视，母语也不会丢，是全世界最适合中国孩子前来留学的国家。

其次，是因为自己的妹妹在新加坡。若琦是向明的小姨，能尽心照顾向明吃住不说，本身就是孩子的圭臬榜样。若琦，曾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特招生，现已MBA毕业；妹夫张立，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电脑博士。古人也知“易子而教”的好处，更何况是托付给这么高智商的亲人呢？

第三，儿子值得栽培。这年头，出国打工热过去了，可出国留学还热着呢，寻常人家，经济稍微过得去的，都喜欢把子女送出来。

如果向明不是一个好苗子，也就罢了。自己的向明在少年报上发表了十几篇文章，得过市少年宫绘画三等奖，珠心算兴趣班里的尖子生，从一年级到现在三年级了，功课一直居班级前三名，这样的孩子能和普通孩子一样对待吗？

道理想通了，但是要把儿子一个人留在新加坡自己回中国的时候，心里还是相当难过。若丹是这样的女人，坚韧处坚韧，柔弱处柔弱。儿子说：“妈妈，我好想你多陪我两天。”研究院给的假期过了一星期、她不得不回中国的那天早上，向明把头捂在被窝里，若丹知道儿子没睡，在哭。向明一直很少掉眼泪的，她把他婴儿似的搂进怀里，百般安慰，那瞬间决心几乎被眼泪销蚀得干干净净。到了关口，送客止步，儿子肥暖潮湿的小手还嵌在她的掌心，不肯放开，也不肯和她说再见。她的眼泪又哗哗涌出来，从关口哭到登机口，从上飞机哭到下飞机。旁边的女孩子觉得奇怪，问她为什么哭，问完后人家更奇怪了，说孩子出来留学是件喜事嘛。可若丹就是管不住自己的眼泪，此境此情，只有做过母亲的心才会明白。

回国后，这种想念才开了头。向明出生到现在，从没有和她这样分开过。若丹为此生了场病，床上躺了足足10天。每天一张百元的电话卡，成了化解相思之苦的良药，听一下向明的声音都是安慰。小小少年，远颺异邦，要说的烦恼也是那么的多，英语太难，同学欺生，姨夫现在不送他上学了，清晨5点多要起来搭车，咖喱饭太辣，天热身上长了痱子等等。儿子说的越多，若丹的心就越放不下。

挂念儿子的症候和热恋没什么两样，若丹整天的心思都浓缩在电话里。打电话多了，担心影响向明学习，有时儿子说好等晚上补习回来再打电话给她，她一个晚上悬着心等着，听到铃响有花开的感觉，有时向明忘了没打来，若丹就整夜坐也不是，睡也不是，担心向明出什么事，想打过去，又担心扰了儿子的梦，可怜的向明每天清晨要起得那么早。若丹夜半醒来，会像从前和子城热恋时那样，



陪  
读  
妈  
妈

突然鼻子发酸全身发抖心脏痉挛，会把向明刚出生那阵子听过的老歌《女人与孩子》翻箱倒柜地找出，一听再听。

这个时期的女人最需要倾诉。子莘现在是若丹最好的倾诉对象。子莘是子城的大姐，向明的姑姑。当初，就是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子莘替向明争取到了这个许多人争取不到的留新名额，只两万人民币就把一切手续搞掂，价格比外面的便宜不说，中介还承诺说家长可以随行出国打工，向明不去，还有好几个小孩和家长排队等着。那情景真有点像若丹在百货公司购物，与一群女人一同看上最后一件打折的裙子时，想也没想先预订了它。

两个女人的上班时间经常用来煲电话粥，讲完向明小时候的趣事，再憧憬一下未来：新加坡的中学文凭获世界承认，孩子毕业后到欧美上大学不必考托福，向明将来是念哈佛、念早稻田，还是念麻省理工呢，当律师好还是当医生好呢。有时聊聊向明所在的新加坡。子莘旅游时去过，子莘知道新加坡的圣陶沙音乐喷泉，那个幕天席地的大舞台给她留下了毕生难忘的美好印象。现在儿子在那里，若丹比子莘了解新加坡。若丹说：“新加坡是全世界规划得最好的城市之一，美食应有尽有，水可以生喝，空气好，人一到那里鼻屎都没了。”

子莘说：“新加坡这么好，你不如过去陪他？”

出国的想法不是没有，但只是一个闪念，一闪就过去了。

把老公放入这么复杂的社会，放弃干了10年的熟活，去当一个全职的随行保姆，怎么可能呢？若丹说。

事情的发展却出乎她的意料。到了第二天，这个选择忽然变得理所当然了。

清早5点，若丹接到向明的电话。

儿子说：“妈，我病了，头烫死了。”

若丹的心顿时如鼓槌击，儿子一人在外，这是她最担心的。